



联合国



PROVISIONAL

S/PV.1905
31 March 1976

安全理事会

CHINESE

第一九〇五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一九七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星期三上午十时三十分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博亚 先生

(贝宁)

理事国：中国

黄华先生

法国

勒孔特先生

圭亚那

杰克逊先生

意大利

芬奇先生

日本

金沢先生

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

基希亚先生

巴基斯坦

阿洪德先生

巴拿马

博伊德先生

罗马尼亚

达特库先生

瑞典

松德柏格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哈尔拉莫夫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理查德先生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萨利姆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谢勒 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尽快分发。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并于三个工作日内用一式四份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 (LX-2332 室)。

本记录是在一九七六年四月一日分发的，提出更正的时限是一九七六年四月六日。

请各代表团严格遵守上述时间限制。

上午十一时四十分会议开始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肯尼亚以联合国非洲国家集团的名义控诉南非侵略安哥拉人民共和国

一九七六年三月十日肯尼亚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2007)

主席：按照在第一九〇〇次会议上所作的决定，我现在请安哥拉代表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根据宪章第三十二条的规定参加辩论。

按照以前的会议所作的决定，我现在请古巴、埃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几内亚、肯尼亚、马达加斯加、尼日利亚、波兰、塞拉利昂、索马里、南斯拉夫和赞比亚的代表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按照惯例有一项了解，在他们要发言的时候，再请他们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按照第一九〇二次会议所作的决定，我现在邀请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和代表团的其他成员，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应主席的邀请，安哥拉代表卢武瓦卢先生在安全理事会议席就座；刚果代表蒙乔先生；古巴代表阿拉尔孔先生；埃及代表阿卜杜勒·马吉德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诺伊格鲍尔先生；几内亚代表珍妮·马丁·西塞夫人；印度代表贾帕尔先生；肯尼亚代表迈纳先生；马达加斯加代表拉贝塔菲卡先生；马里代表坎特先生；尼日利亚代表哈里曼先生；波兰代表雅罗谢客先生；沙特阿拉伯代表巴鲁迪先生；塞拉利昂代表布莱登先生；索马里代表侯赛因先生；南非代表博萨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阿拉夫先生；乌干达代表姆旺加古洪加先生；喀麦隆联合共和国代表奥约诺先生；南斯拉夫代表彼德里奇先生；赞比亚代表和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卡马纳先生及其代表团的其他成员，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主席：我要告诉安理会，我收到保加利亚、几内亚比绍和葡萄牙代表的来信要求根据宪章第三十一条的规定参加安理会对当前的议程项目的辩论，但无表决权。

如果没有人反对，我提议按照安理会的惯例和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七条的规定邀请保加利亚、几内亚比绍和葡萄牙的代表参加安理会的辩论，但无表决权。

应主席的邀请，保加利亚代表盖列夫先生、几内亚比绍代表费尔南德斯先生和葡萄牙代表加尔旺·特莱斯先生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主席：安理会现在继续审议议程上的项目。发言人名单上的第一位是安哥拉代表，我现在请他发言。

卢武瓦卢先生（安哥拉）：我国代表团已经要求发言澄清南非代表昨天的讲话。我们希望南非代表会到会议厅来答辩我们要说的话。南非代表在他虚伪、荒谬和煽动性的发言中说什么他的国家“有限度地参与了”他所谓的“安哥拉内战”。他说他的本国军队——侵略军队——只是停留在卡卢奎和鲁瓦卡纳区域，同时根据他的托词，停留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库内内的水力发电工程和该处工作的工人。但事实上，一九七五年十月二十三日南非陆军大批进入安哥拉，几乎占领了安哥拉一半的地方。入侵安哥拉的连队有：纳塔尔、祖鲁、奥兰治和两个战术战斗的特殊单位。这些部队在装甲车辆、坦克和飞机的支援下，接联地占领了库内内省的两个城镇佩雷拉德沙和贝亚；威拉省的萨达班代拉；木萨米迪希省的木萨米迪希；本格拉省的洛比托和本格拉；南宽扎省的新里东杜。请各位注意新里东杜是位于在离开纳米比亚的边界约800公里之处。我们这边有一张地图可供证实，在地图上可以看到纳米比亚的边界和新里东杜城。南非部队占领了从新里东杜到谢拉到维拉卢索的所有领土。但是，他们声称要保护的卡卢奎和鲁瓦卡纳的水坝的位置都离开纳米比亚边界15公里左右。南非部队被我们在安哥拉中央的基维河上的部队截住了。所以他们未能抵达他们的目的地，这就是说他们未能占领罗安达，其目的是阻挡独立的宣布，镇压安哥拉人民的先锋队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他们转向中央地区的东边，占领了万博省的新里斯本和比耶省他们的走狗若纳斯·萨文比所在的席尔瓦

波多城。

他们对东部的目标是要控制铁路，开动火车，但是他们没有成功。后来他们占领了莫希科省的卢佐城，向东直抵扎伊尔边界的加丹加附近。南非部队的占领有三个月之久。正如我们以前在发言时说过，在这三个月中，南非士兵屠杀了平民，又从事掠夺、破坏和偷盗。

我们的部队同南非部队在我国中部谢赖城内基维河处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我们在战斗中俘虏了南非士兵。一些俘虏已在安哥拉和外界安排让国际新闻界看到。我们这里有些照片是在我国中部俘虏的士兵；又有南非陆军撤退时破坏桥梁的证据。任何人都可看看这些照片而加以证实。

那么南非代表所说的事实在那里？他胡说什么这些侵略军队从未同我们的军队作战、他们是自己从安哥拉撤出的，并说什么他们驻在安哥拉时只停留在库内内水坝区的卡卢奎和鲁瓦卡纳。在此集会的人都晓得，侵略军或占领军是绝不会乐意地自一个国家撤离的。唯一真确的是：沃斯特政权所鼓吹的白人无敌论和优越论的神话被安哥拉人民解放武装部队所粉碎了。昨天南非代表称为“志愿撤军”的那场大溃退，是当南非军队在谢赖和新里东杜遭受了沈重的打击，战场上留下了大批最尖端的军事装备后开始的。

如果南非军队是按照本身的自由意志撤离安哥拉，为什么他们不照样撤离纳米比亚？在退到纳米比亚这块领土时，他们应认识到纳米比亚人民已经了解这个种族隔离政权所处的情况是它的寿命已经不长，屈指可数。纳米比亚人民把侵略和种族隔离政策的军队赶走的时候是一定会来到的。

南非代表在他废话连篇的发言中，妄图使人以为南非种族主义者是提供人道服务以利安哥拉的人民。我们都知道有一句俗语说，善自家起。那么问题就来了：如果南非军队对本国数以千计受尽煎熬的非洲人没有提供人道服务，他们又怎能对我国人民提供人道服务呢？南非代表所谓的“难民”是被他的政权强加迫离本国的安哥拉人。今天他把他们称为难民，但我们很清楚，这项行动的基本目的是军

事和政治的。

他说安哥拉人民共和国曾给予比勒陀利亚种族政府一种保证，关于这一点，我们只需重复我们党的政治局在一九七六年三月二十日发表的声明。我们再次强调，安哥拉人民共和国与南非并无共同疆界，安哥拉人民共和国并不承认南非对纳米比亚享有主权。在库内内建筑水坝的卡布拉巴萨工程的目的是政治性和军事性的，已经受到国际社会的驳斥和谴责。南非种族主义者与葡萄牙的法西斯勾结以图在库内内区设立一个有100万白人的缓冲国家，作为比勒陀利亚政权的一种警戒线，使它能永远非法占领纳米比亚。这一计划的构想也是为了要在安哥拉和纳米比亚创设基层的经济结构，使这两个国家的殖民者能巩固自己的地位并加强它们的殖民制度。

尽管我们和国际舆论提出种种抗议，水坝还是筑起来了，完全违反我们的意思。

但是葡萄牙殖民地人民的斗争，尤其是安哥拉人民的斗争却改变了历史的发展。葡萄牙殖民主义被扫出了非洲。创设白人缓冲国的计划一开始就被扼杀了，但是却留下了后果，这就是南非对安哥拉人民共和国的侵略。

库内内水坝和殖民主义遗留下来的所有其他财产都是安哥拉人民的财产。由于库内内水坝位于作为主权、独立国的安哥拉领土内，我们不了解为什么我们应容许南非人在侵犯我们的主权的情况下保护这个水坝。我们是主权和独立国家，保护我们的人民及其权益是我们的权利，而不是任何其他国家的权利。

同样地，在我们的外交政策方面，我们是一个不结盟国家。我们把不结盟政策载入我们的宪法。我们绝不出卖我们的主权。

达特库先生（罗马尼亚）：罗马尼亚代表团想借这个机会热烈欢迎以帕斯卡尔·卢武瓦卢大使阁下为首的安哥拉人民共和国代表团。

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一贯支持所有民族的生存、自由和独立权利。我国始终强调必须尊重每一民族按照其基本愿望，自由和独立地选择其经济和社会发展道路的权利。

罗马尼亚人民十几年来以兄弟、友谊和同情的情感密切注意安哥拉人民为恢复其自由和国家独立而进行的英勇斗争。罗马尼亚人民提供了物质、政治和外交的支援，显示了它同安哥拉人民正义事业战斗的团结。安哥拉人民的获得独立再次证明了世界各民族为行使其掌握自己命运的权利，为行使其消除殖民统治和压迫的权利而进行的斗争是战无不利的。

罗马尼亚喜看安哥拉人民共和国的宣告独立并与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人运）所创设的政府建立了合作关系，民解是安哥拉人民合法的代表。罗马尼亚同安哥拉的关系是基于互相尊重独立和国家主权、平等权利以及互惠原则。

无可否认的，几个月前南非武装部队进入了安哥拉领土并占领了靠近库内内水坝的地区。即使是南非当局也在其比勒陀利亚政权总理的一项声明中承认了这一事实。这项声明载于S/12019文件内，是确确实实认罪的。

我国已坚决赞成南非武装部队撤离安哥拉并停止在安哥拉的所有形式的帝国主义的干涉。

南非部队的入侵安哥拉部分领土，是对独立国家的侵略行为，是不符合联合国宪章及国际法规章的。我们认为南非对安哥拉人民共和国使用武装部队，是属于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四日大会第3314(XXIX)号决议一致通过的《侵略定义》第三(a)条所规定的事项。我所提的条文如下：

“在遵守并按照第二条规定的情况下，任何下列行为，不论是否经过宣战，都构成侵略行为：

(a) 一个国家的武装部队侵入或攻击另一个国家的领土；或因此种侵入或攻击而造成的任何军事占领，不论时间如何短暂……”（大会第3314(XXIX)号决议，附件）

我们认为比勒陀利亚政权为其对安哥拉的侵略行为所作辩护是不能接受的。

《侵略定义》第五条第1段说：

“不得以任何性质的理由，不论是政治性、经济性、军事性或其他性质的

理由，为侵略行为作辩护”（同上）

此外，南非从安哥拉撤出其军队的事实并不能免除它对侵略行为应负的政治、法律和物质上的责任。我们认为停止非法行为，并不能一笔勾掉已有的罪行。

一个犯侵略罪行的国家对国际负有责任这一原则在国际法上已经载明，我不相信还有必要证实：侵略行为除了使犯罪国承担政治和法律上的责任外，还需承担物质上的责任。

安哥拉代表在三月十二日的发言和他几分钟前在安理会的发言中已为我们提供了很清楚的事实和资料，指出南非对安哥拉人民及其经济造成损害的规模。

罗马尼亚认为安全理事会有义务谴责南非对安哥拉人民共和国所犯的侵略行径。安理会必须促请南非以后不再故态复萌，不再侵略。安理会必须采取措施，保证南非无条件地、严格地尊重安哥拉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

南非并没有权利为了从安哥拉领土撤出南非军队而对安哥拉政府强加任何条件。安哥拉的主权范围包括其整个领土，绝不能受外国势力所加诸的条件的约制。

此外，我们认为从安哥拉撤出的南非军队不应驻扎在纳米比亚领土上，因为南非在纳米比亚的驻留无论如何都是非法的。因此，南非军队必须离开纳米比亚，必须转移到南非领土去。

我们也支持安哥拉人民共和国就南非退还其军队掠走的物品一事而提出的合法要求。同样的，我们认为要求南非向安哥拉人民共和国赔偿他们在安哥拉领土上造成的损害是完全正当的。

我国政府相信，为了使安哥拉人民和政府能够以全部力量对国家的和平建设和经济及社会的进展作出贡献，本组织和世界上所有国家有义务支持安哥拉的独立和领土完整并协助安哥拉人民及其合法组成的政府。

此外，我们同情安哥拉人民共和国要求尽快被接纳为联合国会员国的极自然的

愿望。

最后，我要重申罗马尼亚人民同安哥拉人民团结一致，为加强其国家独立而斗争。同时我们坚决支持其他南部非洲人民对殖民和种族压迫进行勇敢斗争，以使本身从外国统治下获得自由并在独立国家的社会中占有合法席位。

主席：下一位发言人是保加利亚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盖列夫（保加利亚）：主席先生，我要首先向你表示感谢，并请你向安全理事会各理事国转达我的谢意，因为你们让我有机会就安理会现在审议的项目说明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的看法，这个项目就是南非侵略安哥拉人民共和国的问题。

安理会议程所载的这个项目，无疑对非洲的前途具有重大甚至紧急的意义，正当这个时候，安理会的审议工作又由一位杰出的非洲代表，就是贝宁常驻代表来主持，这一事实保证了审议的结果会符合《联合国宪章》的原则，符合《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这一历史性文件所载诸原则，也保证了审议的结果会符合各国人民要求自决和独立的神圣权利。

世界各国人民为挣脱殖民枷锁而进行斗争的历史是长久的，是充满了艰苦的。殖民主义不管出现在那里，都是一样的残酷，一样的不人道。可是，非洲人民走向自由和独立的道路特别艰难，特别悲惨。几十年来，实际是几个世纪以来，整个非洲大陆在世界地图上实际上是用几个殖民宗主国的旗帜来表示的，被许多几何线条割得四分五裂。殖民主义笼罩着非洲的夜幕似乎是牢不可破。可是，在伟大的社会主义十月革命之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性地战胜了法西斯主义势力和反动势力之后，世界上开始发生了深远的政治和社会变化。通向世界各国人民民族和社会解放的道路，通向迅速彻底消灭可恶的殖民制度，包括非洲的解放在内的道路，打开了。

经过多年的英勇斗争，最后一个殖民帝国统治下的人民也随着无数前人的步伐，赢得了争取独立的伟大斗争。南部非洲种族主义者与葡萄牙种族主义者的联盟被打破了。跟着几内亚比绍、莫桑比克、佛得角、圣多美和普林西比等国的人民后

面，安哥拉人民也赢得了独立。这个国家的勇敢人民完全有权在和平与安全的条件下走上发展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的大道，但是现在却成了国际帝国主义和反动势力联合大阴谋的标的物。事实上，这个阴谋在安哥拉人民共和国宣布独立以前就已策动了，它的目标指向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人运），也就是指向安哥拉人民的先锋队。这个阴谋的目的在压制安哥拉人民久经考验的真正领导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阻止这个新国家宣布独立。

不仅如此，这个年青的共和国还遭到南非法西斯政权赤裸裸的武装侵略，这个侵略的基地就是遭南非种族主义者非法霸占的纳米比亚领土。

这一公然干预的行动是由国际帝国主义和跨国公司指使并大量提供金钱的；如果没有这两种势力的支持，比勒陀利亚政权早就垮台了。帝国主义势力发动了它广大的宣传机器来掩饰这个阴谋，转移大家对其压迫的工具南非所施侵略的视线，并阻止必将遍及整个非洲大陆南部，包括南非，纳米比亚和南罗得西亚在内的深刻变革。这个阴谋的另一目的在摧毁安哥拉爱国力量争取民族解放斗争所取得的成就。

安哥拉发生的事件是非常悲惨的，但却充分证实了非洲统一组织和联合国累次提出的警告是完全正确的，这些警告都曾指出南部非洲的种族主义政权对非洲大陆的和平与安全以及对非洲各国的独立发展构成严重的不断的威胁。

这一恶毒阴谋中的另一个组织部分却是某一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的政策，这个国家在安哥拉解放之前和宣布独立之后都站在和平与社会进步的敌人那一边。当然，这一点再也不会令人奇怪了。反对和平的反动派总有他们自己的一套行为逻辑”的：那些宣传需要天下大乱并希望形成“神圣同盟”来反对社会主义大家庭各国和反对社会主义本身的人，发现自己同那些力求消除安哥拉人民长期民族解放斗争所取得的成就并力求阻止安哥拉独立发展的人站在一边，这是完全合乎逻辑的。

在年轻的安哥拉共和国的独立和领土完整遭到严重威胁的艰难日子里，毛泽东思想的信徒们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勾结，共同支持安哥拉的反革命傀儡份子和新殖

民主主义的代理人，因此，也就是支持了南非的干预行动。

今天，南非种族主义者仍威胁着安哥拉的独立，我们又看到丑恶的阴谋活动，公然企图为比勒陀利亚政权的侵略行径辩护，归根结蒂，也就是想阻止安哥拉人民坚决走上社会进步的大路。这个可耻的阴谋失败以后，为了掩饰他们的活动和野心，反动派的联合势力又想转移大家对安哥拉遭到侵略的注意，大肆诬蔑，肆无忌惮地歪曲现在已为全世界周知的事实。尤其叫人大开眼界的，他们还同时虚情假意地表示关心安哥拉人民的独立。

安哥拉人民共和国代表三月二十六日在安全理事会十分正确地指出：

“我们要说清楚，我们相信我们有权请求任何国家在我们认为必要的时候帮助我们。 我们也要说得非常清楚，任何这种对我们国家的关切都毫无疑问地是对安哥拉人民共和国内政的无理干涉。 我们坚决反对这种干预形式，正如我们的人民在争取自由的斗争中曾坚决反对我们国家的敌人一样”。（第一九〇〇次会议，英文本第11页）

在我看来，我们也可以根据同样的道理说，安哥拉人民为反对帝国主义，为保卫他们千辛万苦取得的自由而进行斗争的烈火，已把许多幻想烧毁了，非洲和世界各国人民现在看清楚了谁是他们的朋友，谁是他们的敌人。

南非对安哥拉人民共和国的国家独立和主权发动侵犯行为的威胁仍然存在。

我们昨天下午就在本会议厅里听到比勒陀利亚政权代表的发言，这项发言是进一步的明证。 的确，这是对整个非洲大陆的和平与安全的威胁；许多在我前面的发言人都都强调指出这一点。 因此，我国代表团认为，必须紧急消除这一威胁。

大家都明白，这个威胁是存在的，而且还会继续存在下去，除非能采取有效行动来保证尊重安哥拉人民共和国的国家独立和领土完整，除非南非不再利用纳

米比亚领土对这个年轻的共和国进行侵略。国际社会和联合国都责无旁贷，应果断地支持安哥拉人民共和国，帮助它完成它的国家重建计划。

我们深信安全理事会一定会履行它的责任，深信安理会不仅会严厉谴责南非对安哥拉人民共和国的侵略，而且会坚决要求南非从安哥拉领土无条件撤走其所有的部队，要求南非严格尊重安哥拉人民共和国的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要求南非照额赔偿它的侵略行动对安哥拉人民造成的巨大损失。

从一开始，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同苏联、古巴、社会主义大家庭其他国家以及世界上一切进步力量携手并肩，共同向安哥拉人民及其先锋队安哥拉民族解放运动为争取自由和独立而进行的斗争提供了无条件的援助和兄弟般的支持。我们要继续支持安哥拉人民共和国努力奋斗、巩固其独立，并要继续向安哥拉人民提供一切必要援助，支持其争取民主和社会进步的斗争。

三月二十九日，只在两天前，保别利亚共产党第十一届代表大会在索非亚开会，保加利亚共产党第一书记兼国务委员会主席托多尔·日夫科夫在大会发言说：

“尽管有帝国主义者的野蛮干预，安哥拉人民在社会主义大家庭各国和全世界进步力量的支持下，终于打败了侵略者和国内的反动派，胜利的保卫了安哥拉人民共和国。”

在结束发言以前，我一定要代表保加利亚代表团热烈祝贺我的老朋友、安哥拉人民共和国代表卢武瓦卢大使。一定要告诉他，看到自由独立的安哥拉的代表来参加我们，我是多么高兴。我们深信，安哥拉人民共和国不久就会成为有充分资格的联合国会员国，这样，它就能对实现《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对维护和平和增进各国人民间了解的工作，作出有用的贡献。

阿洪德先生（巴基斯坦）：安哥拉的独立标志着非洲最老的殖民帝国的末日。

安哥拉、莫桑比克、几内亚比绍、圣多美和普林西比的英勇人民冥顽不化、甚至不承认他们有独立权利的敌人进行斗争。我们向所有前葡属殖民地人民的决心、胆量和勇气致敬。在所有人民争取自由的战斗中，他们的斗争最长久、最坚忍不拔。

在安哥拉——安哥拉的代表在这里受到我们欢迎——内在和外在的因素使斗争变得更复杂，拖得更长久。在这些因素中，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是一个无论从哪一个角度都应该加以谴责的因素，就是南非部队侵入安哥拉领土这件事。

全世界都知道，长期以来南非的种族主义政权支持葡萄牙殖民主义，把它视为抵挡日益高涨的非洲民族主义浪潮的屏障。葡萄牙萨拉萨尔和卡埃塔诺政权的垮台以及非洲葡属殖民地争取自由的胜利，无疑是对南非的走上歧途的统治者的一大打击。但是，这个打击显然还没有叫他们彻底了解这一新局势的实况。他们竟然胆敢走出由他们暴虐统治的国家，穿过在他们非法占领下的另一国家，即纳米比亚的领土，又在另一个国家领土内自封为难民和水坝的保护人，这显示比勒陀利亚政权是如何轻视国际行为的准则，如何轻视《宪章》的条款和联合国的决定。南非政府还为它侵入安哥拉领土辩护，说什么要保护库内内河上的卡卢奎水坝，要照顾安哥拉难民，按照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这是彻头彻尾不能接受，不能允许的。南非代表昨天在这里说的话，绝对没有一句可以为他政府的行动作辩解的。

此外，南非部队现在可能已撤离安哥拉这件事，证明安哥拉人民的坚决立场是对的，而且是国际社会对南非行动的不利反应所造成的结果。这一撤离绝没有减轻原亲罪行的严重性。因此，南非的行动必须受到国际社会切实明确的谴责。

安全理事会已听取了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的发言，巴基斯坦有幸是该理事会的成员。理事会主席在发言时，就南非继续非法赖在纳米比亚不走以及因此在该地区造成种种问题，发表了纳米比亚理事会的意见；我国代表团也赞成和支持这些意见。

肯尼亚代表以非洲集团的名义发言，提到南非利用纳米比亚对安哥拉人民共和国进行侵略的问题。我们同意他的看法，他认为安哥拉没有任何理由要就其边界问题向一个非法统治纳米比亚的政府提出保证，只有纳米比亚理事会是安哥拉取得此项保证的合法机构。我们赞成他提出的要求，认为安理会应该再度要求南非尽早撤出纳米比亚。安哥拉以其烈士的热血及其全体安哥拉人民的决心和爱国斗争，挣脱了殖民主义的枷锁。现在，安哥拉是一个自由、独立的主权国家，开始走上进步的道路，走向和平繁荣的未来。安哥拉的土地广大、资源丰富。地理位置使它在该地区和其他地区都具有特别重要性。它的人民在争取自由的长期艰苦斗争中经过锻炼而变为坚强。我们欢迎他们加入各国的行列，我们赞扬他们决心捍卫和巩固他们国家的独立和维护他们政策的独立性。

安哥拉代表完全有权认为，因为安哥拉是一个有主权的独立国家，它可以随便向那里请求援助，甚至可以邀请一个有益于它的事业并能给它援助的外国的军队到安哥拉来，并留驻在安哥拉境内。正象坦桑尼亚常驻代表说的：

“任何人都可以对安哥拉所提要求的是非曲直有他自己的看法；甚至可以问安哥拉是否有权要求任何援助。”（第一九〇〇次会议，英文本第42页）

关于这个问题，我只能代表我国代表团这样说，必须参照当前世界意见分歧和利益冲突的情况——在现在举行的一连串会议上我们已看到这种现况的反应——来仔细权衡这种行动的后果和影响，对新独立的国家和解放运动而论尤其是如此。有鉴于此，我们严肃地注意到安哥拉代表所作的宣言：

“安哥拉人民共和国不属于任何国际军事集团，也不容许在其国境内设立外国军事基地”。（同上，第11页）

我国政府已承认安哥拉人民共和国。我们祝它一切顺利，并希望能在这个场合和在第三世界国家聚首的其他场合逐渐发展我们之间的关系。

如果我们对引进外国军队参加解放战争这件事的可取性不表示疑问，那就是我们不够坦白，就是没有尽到做朋友的责任。解放运动有权从世界各地的朋友和支持者那里寻求道义和物质的支持。事实上，以适当的方式提供援助是解放运动的朋友的义务。可是，当为自由而斗争时，如果各种部落的或种族的，思想的或社会的分歧有时危及而且将来可能还会危及他们斗争的团结时，引进外国因素可能使局势更加复杂。我们说过这些话以后，希望也可以说是深信安哥拉政府在为其全体人民寻求和平与进步时，会把民族和谐当作首要目标。

对非洲来说，最艰苦的斗争，最困难的战争，还在前头。在这场斗争中，非洲需要它世界各地所有朋友和支持者在道义和物质上提供支持和同情。的确，全世界都同情津巴布韦、纳米比亚和南非的人民。必须为争取自由、正义和尊严而作战的就是这些人民。关于这一点，我在结束时要引述巴基斯坦总理佐勒菲卡尔·阿里·布托先生的话，他十天前在纪念消除种族歧视国际日的声明中曾说：

“莫桑比克和安哥拉的独立迫使比勒陀利亚和索尔兹伯里的种族主义政权面对历史所展现的现实和非洲的正义战斗愿望。津巴布韦、纳米比亚和南非为争取自决与平等而进行的斗争已日益加剧。真正的解放只有通过人民的斗争和牺牲才能达到。我们深信，南部非洲的人民坚持不懈，一定能赢得最后胜利。固然外国没有办法替他们打仗帮他们赢得胜利，但是联合国各会员国有责任在道义和物质上帮助这些人民的正义事业。”

芬奇先生（意大利）：肯尼亚代表团以联合国非洲集团国家的名义向安理会提出了对南非的控诉。对于这个控诉，意大利代表团以按其客观价值并以应有的严肃态度进行了审议。我国政府和我国代表团充分意识到安哥拉政府派遣一名特使——帕斯卡尔·卢武瓦卢巡回大使阁下——来安理会发言和出席安理会会议的动机和实情。我希望以我国代表团的名义热诚地欢迎卢武瓦卢大使，我向他保证，我们非常同情地倾听了他的发言。我们充分了解他的立场，并且十分赞赏他那种有智慧有节制的发言。我国代表团也切实注意到他今天早上针对最初被南非部队占领的大片安哥拉领土的问题所作的有意义的阐释。

我们还留心听到代表联合国非洲集团的肯尼亚代表的发言，也听到赞比亚大使以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身分所作的发言，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主席珍妮·马丹·西塞夫人的发言以及其他非洲同事和来自世界其他地区的国家代表的发言。我们都很仔细地研究了这些发言。

意大利政府于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十一日正式承认安哥拉人民取得的独立。一九七六年二月十八日，一位意大利政府发言人称：

“意大利政府在承认安哥拉人民共和国的同时，重新燃起心中的希望。该国能借一切外国军事干涉的终止，能借全体安哥拉人参与国家的重建和发展，从而实现和平及民族团结的条件。这也是有利于整个区域的安全和合作。意大利政府深信，这种发展将有助于加强意大利人民和安哥拉人民的友好联系，有助于加强两国之间的合作联系。”

该声明发表后不久，意大利政府电告罗安达，表示意大利政府有意建立安哥拉与意大利之间的外交关系。意大利外交部长马里亚诺·鲁莫尔在给安哥拉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何塞·爱德华多·多斯·桑托斯阁下的电文中，除了别的以外，称：

“建立这种关系将有助于加强团结安哥拉人民和意大利人民的友好联系，有助于在平等基础上促进两国政府之间有效的接触以及坚强的合作关系。”

最近，意大利交通部长访问了罗安达，并值该机会签订了一项发展安哥拉空航的协议，因此加强了友好合作的前景。我们相信，我们举出了一个实例体现我们希望同安哥拉人民共和国建立的是怎么样的一种友好合作关系。

我之所以大量引用这些发言并指出这些事实，只是为了一个简单的原因。我不过是要表示意大利政府和人民对安哥拉人民的意志深具信心，相信他们一定自立更生，以一个自由独立的新国家的地位跻身国际社会，我们希望它不久能成为联合国一个会员国。我们不希望同其他国家从事任何竞争。首先，我们不胡说我们的行动是完全基于一种无私的利害关系和目的——我们毕竟是人——不过我们将尽力先照顾安哥拉人民的利益，非洲的利益和整个世界大家庭的利益，至少是按照我们的看法。

意大利政府从一开始就以喜悦和同情的眼光注意安哥拉建立一个自由的非洲国家的过程。意大利甚至在该过程获得愉快的结束前，已经支持所有前葡属领土人民要求独立的正当愿望。我在一九七六年三月十七日安理会第一八九一次会议上已经提到，意大利或以自己单方面的行动，或者会同伙伴国家和盟国共同行动，在过去的岁月中，从来没有停止对葡萄牙施加压力，以期实现其非洲殖民地人民的合法愿望。葡萄牙重新建立民主制度是与安哥拉、莫桑比克、几内亚比绍、佛得角、圣多美和普林西比获得自由同时发生的。意大利只有感到非常高兴，祝愿这些新诞生的非洲国家在幸福繁荣的道路上取得快速而卓有成效的发展。

现在要谈到促使安理会召开会议的事件。首先，我要说，意大利和它的八个欧洲共同体伙伴在二月二十三日非常明确地声明了它们的立场。非洲统一组织正式表示欢迎这项发表的声明，认为这明确地重申了自决和独立的权利。这些权利的实现促使了九国以前为了加速南非部队从安哥拉撤走而在比勒陀利亚采取了的步骤。

所以，欧洲经济共同体在二月二十三日宣布的五项基本原则是我国对审议事项

所持立场的基础。我现在冒昧把全文念出来，该文件已经载于一九七六年三月五日秘书处一项说明中，作为联合国文件分发：

- “ 1. 共同体九国外交部长在卢森堡举行会议，回顾他们对安哥拉人民共和国这一议题所作的决定，审议了在非洲该地区的各种问题。
- “ 2. 各部长一直小心注意着安哥拉冲突的过程，并感到相当不安，该冲突已使人民遇到极大的痛苦，人命损失重大，并且严重地破坏了经济。他们呼吁恢复该国建设和发展所必不可少的和谐状况。
- “ 3. 他们认为，安哥拉人民自己的命运应由他们自己决定。因此，他们非常赞赏非统组织所作的努力，以期用非洲人自己的办法来解决种种问题，各部长又决定避免采取任何足以危及这些努力的成功机会的行动。考虑到这几点，他们谴责一切外来军事干涉，并热诚地希望这种干涉能迅速结束。为了该区域的繁荣昌盛，他们期望该区域能够建立一种和平而有建设性的合作关系，要建立这种关系，该区域的非洲国家必需有友好的邻邦关系。
- “ 4. 各部长肯定了共同体九个成员国的基本立场：
- 九国准备依照非洲国家需要的情况发展合作联系，并抵制任何国家企图在非洲建立势力范围的行动。
 - 尊重所有非洲国家的独立，尊重在没有外国干涉的情形下决定自己国家政策的主权权利。
 - 支持非统组织所进行的非洲合作行动。
 - 罗得西亚人民和纳米比亚人民实行自决和独立的权利。
 - 谴责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

南非部队三天前从安哥拉撤走是一项积极的发展。我们希望见到其他方面会随着采取同样的行动。关于这一点，我要念一遍前几天由欧洲共同体现任主席在卢森堡发表的公报：

“欧洲共同体九个成员国欢迎南非共和国政府从安哥拉领土撤出其部队。深信南非部队立即从安哥拉撤走将有助于朝着提议的方向解决该地区的问题。九国于一九七六年三月十六日向非洲各国政府作如下表示：共同体的成员国通过他们的国务部长在二月二十三日谴责了一切外国军事干涉，并表示强烈希望这种干涉迅速终止。为此，坚持南非政府立即开始从安哥拉领土撤走其部队。”

我们本身将不以一些已揭露的事实及许多未知的事实对不同各方所指出的动机进行详细的审查。那些揭露了的事实要花很多时间才能加以证实，那些未知的事实如果有水落石出的一天也是要在很久以后才会发生。我们最大的希望是安哥拉能逐步巩固某些条件，就是我们认为任何国家顺利发展自己制度以及经济和社会生活都必须具备的条件。在目前的情况下，我国代表团认为这些条件是：南非不使用任何武力，不以侵略作威胁；停止所有外来干涉；该国得以在不受阻碍的情况下努力实现统一，同时并得以充分参与国际方面争取和平与安全的共同努力。

我相信我所讲的已经清楚表示：我国代表团将有利地考虑所有基于下列各点的提议：第一，安哥拉人民的利益；第二，南非没理由侵犯安哥拉人民共和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同样地，它也没有理由利用国际领土纳米比亚；第三，安全理事会的责任驾于任何理事国自己的利害得失之上；第四，结束一切对安哥拉的外来干涉，这些干涉会加剧当前强权政治的危险，也会对所有可能和平地、积极地解决南部非洲整个复杂局面的希望发生反面的影响。我们认为，经过多年的战争，让安哥拉人民在和平中建设他们那个值得我们全体尊敬的新国家是帮助他们最好不过的方法。

尽管安哥拉各方面彼此有冲突，尽管安哥拉局势的主要现象是人民受苦，但正如我从前所说，我们对安哥拉人的前途满怀信心。我们相信将来将更美好；我们寄希望于和平。

我们借此机会向安哥拉人民和政府保证我们一定支持他们。我们向他们伸出友谊的手。我们听到他们打算参加我们的组织特别感到高兴。我们向他们祝愿，

并希望所有侵略行为都能停止。以我们来说，我们向他们保证，我们支援的性质一定是限于经济合作领域内已经提供过的。

主席：发言人名单上的下一位是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阿拉夫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向你和安全理事会其他理事国表示感谢，让我有机会参加安理会当前对南非侵略安哥拉人民这个问题的审议。阿拉伯国家自己是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侵略的受害者，对于非洲兄弟人民为反对今天世界上仅存几个种族主义政权中最丑恶的那个政权而进行的英勇斗争，必然表示全力支持，同他们团结一起。

南非种族主义政权似乎不仅对他那个针对土著南非人民大多数的罪恶种族隔离政策感到不满足，就是对继续侵略并非法占领纳米比亚也是感到不满足。现在，他利用侵占得来的纳米比亚领土入侵安哥拉领土，使不断侵略非洲大陆这种本来就很严重的行为更为激化。

南非种族主义少数政权总理十日前在开普敦发表的声明（载第 S/12019 号文件分发）不仅气焰嚣张地承认了该政权的殖民主义本质，而且，正如葡萄牙常驻代表在给联合国秘书长的信中（载一九七六年三月二十五日第 S/12023 号文件）所明显指出，是一连串弥天谎言，蓄意歪曲事实。葡萄牙常驻代表的信明确指出：对于南非部队在一九七五年八月九日侵入安哥拉领土的事件，葡萄牙政府既不知道，也没有给予许可。葡萄牙政府在当时仍然自称对安哥拉行使主权。

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头子妄图替自己对安哥拉人民共和国的有预谋的侵略找寻理由，抛出一些所有殖民主义者和侵略者都惯于使用的借口：“我们的这个行动完全是为了保护工人的生命和防护水坝的设施”；“由于法治的完全崩溃，迫使南非不得不占领……水坝的地区”；“它们要求我们守驻该区直到它们能够接管任

务为止。它们始终没有来。因此，我们仍然留在该地区全是为了这个理由，而不是别有用心”。

那些南非种族主义者的确很听话。因为据说就是一个国家——葡萄牙——叫他们到那里去，他们便去了。如果他们真的这么听话，为什么他们不依照140多个联合国成员国重复提出多次的其他要求，从纳米比亚撤走，停止对合法的南非大多数人民行使种族隔离政策？所有侵略者都企图以保护生命财产为幌子而进行侵略。然而，在进行侵略时，他们在占领的领土上大肆进行屠杀和破坏，毫不迟疑。

我国代表团向代表英雄的安哥拉人民出席安全理事会会议的帕斯卡尔·卢武瓦卢大使致敬。一九七六年三月二十六日，他在致安理会的开幕词中描述了南非种族主义者对安哥拉人民所犯的各种暴行和野蛮的屠杀事件。他还列举了比勒陀利亚士兵的掠夺、抢劫和破坏行径，以及绑架了数千人等事实。南非白人少数政权没有任何理由可以洗脱这些罪行，当然，这个种族主义政权说什么为了保护纳米比亚人民的生命和利益的谬论更加不成理由。因为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就是纳米比亚人民的侵略者和迫害者，他们又怎样能够假装保护实际是受他们迫害的人民呢？

南非非法地赖在纳米比亚，不仅是在侵略纳米比亚人民，继续侵害纳米比亚人民的民族权利和人权，而且也确是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祸根，威胁着纳米比亚非洲邻国的独立和领土完整。南非与安哥拉没有共同的边界，所以，要不是南非非法占领了纳米比亚，就不能够侵略安哥拉人民共和国，至少也不致象现在这么容易。

因此，安全理事会必须查明南非是否的确如它所说，已在一九七六年三月二十七日从安哥拉人民共和国领土内全部撤走了它的部队。此外，安全理事会也必须保证南非部队从纳米比亚全部撤走，必须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南非再次侵略纳米比亚、安哥拉人民共和国或其他非洲国家，不管是与它有着共同边界的或是没有的。南非对安哥拉人民共和国的侵略行径绝不能免受惩罚。安全理事会必须最严重地谴责南非，同时，南非白人少数种族主义政权必须补偿安哥拉政府和人民因南非的侵略而遭受的大量人命损失和财物损失。南非侵略者应释放所有他们从安哥拉绑

架的囚人和人质，交还入侵时掠夺的所有设备和财物。

关于这一点，由贝宁、圭亚那、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巴拿马、罗马尼亚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共同提出的决议草案（草案载于 S/12030 号文件分发）是安全理事会起码能够做的事。对该草案序言部分最后一段：“注意到南非常驻代表……的来信”等字句，我国代表团认为这并不表示我们在任何程度上相信信中那些已遭驳斥的谬误论点。

非常值得注意的是，昨天，比勒陀利亚政权的代表参与辩论时，采用了所有殖民主义者和侵略者往往采用的办法。博萨先生觉得奇怪为什么安理会要开会审议他的本国政府对安哥拉人民所施的侵略。他说：

“……世界上还有其他需要安理会迫切注意的可能发生危机的地方。”

（第一九〇四次会议，英文本第 47 页）

在特拉维夫的另外一个种族主义政权的代表仅在几天前就说过这种愚蠢的论点，他也觉得奇怪为什么安全理事会要费时间来审议以色列在其占领领土内对阿拉伯人民所犯的各种罪行。

这种如出一辙的种族主义逻辑不足以令人惊讶，因为南非的种族主义殖民者和在被占领的巴勒斯坦及其他阿拉伯领土的殖民者在本质上都是一样的。同样不足以令人惊讶的是，当南非种族主义政权代表力图转移安全理事会对其政府的罪行的注意时，他却提醒了安全理事会犹太复国主义种族主义政权在这个时刻正对居住在其占领领土内的阿拉伯居民也犯了同样罪行。因为这几天报纸和电视上都充满了以色列士兵用残暴野蛮的手段对待青少年和老年人的照片。

要不是某些殖民主义大国公开或暗中怂恿和支持，南非种族主义政权是无法在南非内外不断为非作歹，侵略非洲人民的，同样地，犹太复国主义种族主义政权也是无法为非作歹采取镇压行为的，如果没有这种大国，有时候是同样的大国，给予强力的支持。

我们在安哥拉、纳米比亚、津巴布韦，其实是整个非洲大陆上的非洲兄弟显然

都知道为什么阿拉伯国家如此热烈如此诚恳地对非洲人民反对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斗争提供无条件的支援。原因是阿拉伯人民也是这种罪行的受害人，他们也决心同殖民主义、种族主义、种族隔离、犹太复国主义和在其他任何地方存在的暴虐的意识形态进行斗争。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觉得，捍卫安哥拉人民的事业就是捍卫自己的事业，因为自由的事业是不可分割的。

最后，请允许我再次向安哥拉人民共和国代表帕斯卡尔·卢武瓦卢阁下表示最热烈的欢迎，希望见到他那英勇的国家能尽快占有它在这个组织应有的席位。

主席：发言人名单上下一位是葡萄牙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加尔旺·特莱斯先生（葡萄牙）：差不多两年前，一九七四年四月二十五日，葡萄牙人民从压迫了他们近 50 年的政权中解放出来。自从解放后，他们意识到，他们的斗争就是其他在葡萄牙殖民统治下的人民的斗争，他们的胜利也就是这些人民的胜利。因此，随着葡萄牙殖民统治的崩溃，非洲人民在他们反对压迫和外国统治的斗争中又见到了新的天地。几内亚比绍、莫桑比克、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及安哥拉的独立是重要的一步，但这只不过是第一步。从此以后，南部非洲的政治军事平衡就有了深刻的改变。正如各大国一样，罗得西亚和南非也理解到这一点。安理会这个月来所进行的辩论——有关莫桑比克和罗得西亚的辩论和目前安哥拉同南非对峙的辩论——就证明了这一点。我们就应该在这个范围内来加以分析。这种辩论是非洲人民即将从压迫、侵略和干涉中完全解放出来的一个满有盼望的预兆。有这种压迫、侵略和干涉是不能阻止的。

主席先生，你能主持这种最重要的会议，这是你的荣誉。对于我们联合国的所有成员国来说，意识到我们的工作是由这样庄严而有才能的人来主持，使我们感到欣慰。我很高兴能指出这一点，我要对你和安理会其他理事国代表给我这个机会来参加你们的工作，表示谢意。

在过去几个月来，南非当局为它非法占领安哥拉南部的部份领土而进行辩解的方法有了奇怪的改变。而这件事本身就显示了他们的指责是毫无根据的。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南非国防部长博萨先生公开声称南非军队为了保卫卡卢克的水力发电设施而进入安哥拉领土，而且事先让葡萄牙政府知道并得到它的同意的。

南非政府的这一论调——顺便提一句，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我在大会的全体会议的发言中已经揭露指出这一论调，当时我明确地提出我国政府反对南非军队入侵安哥拉领土——立即遭到我国政府的驳斥。在去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我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在纽约发表的新闻稿中就可以看出来。

葡萄牙政府痛斥了这一谎言。该政府在南非军队入侵以前并不知情。因此

南非政府不得不放弃它原先的讲法而后来提出一个新的官方论调。今年三月二十一日，在作为安理会正式文件(S/12019)分发的声明中，南非总理沃斯特先生竟宣称，南非军队于一九七五年八月九日进入安哥拉领土保卫卡卢克设施，并已立即通知了葡萄牙政府。事先取得葡萄牙政府的批准这一点是根本不必谈了，只是事后通知而已。他还宣称葡萄牙政府请南非政府保卫水坝，直至我国军队能够担任这个工作为止。

但是这个讲法也是不正确的。所以我在今年三月二十三日给秘书长的信里断然否认这一点。该信以S/12023号文件内印发。

因此，南非政府为了自己非法占领外国领土而作辩解的脆弱的理由就完全被推翻了。在辩论过程中，许多国家提到我们三月二十三日的信，它们都完全明白。这就足以使南非政府不得不提出胆怯而无人相信的一种新的说法——或者更切实地说，一种新的证明，说什么葡萄牙曾请求南非军队留在安哥拉领土。事实上，南非常驻联合国代表昨天在安理会发言时，详细地描述了这件事，试图显出葡萄牙政府曾同意南非军队留在当时由葡萄牙管理的安哥拉领土。他提到了一些我现在要分析的事情。

首先，据南非常驻联合国代表称，南非驻里斯本大使似在一九七五年八月八日接到指示，应紧急请求葡萄牙当局保证水坝所在地区的安全，保护工人和设备。但是葡萄牙外交部在八月十一日仅收到大意如此的一份简短的备忘录。南非总理沃斯特先生在三月二十一日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南非军队在一九七五年八月九日便占领了卡卢克地带，也就是这份备忘录递到葡萄牙当局的前两天。这又显示出葡萄牙政府事前并不知道南非军队侵入安哥拉领土。

第二，又据南非常驻联合国代表说，一九七五年八月十二日南非外交部召见葡萄牙驻比勒陀利亚大使，通知他南非政府所采取的一项军事行动——我们确知这是三天以前的事。但是南非大使避免说的，就是葡萄牙大使当场立即断然抗议这一

侵犯边界的严重行为，并抗议因而构成侵犯安哥拉主权的行为。葡萄牙政府在一九七五年九月二日向南非政府递交的外交照会就清楚地指出这一点。

第三，南非常驻联合国代表还宣称，当时葡萄牙外交部召见南非驻里斯本大使，再次告诉他葡萄牙政府对南非军事当局的行为极为关注。这一点也是载在上述的外交照会中的。关于这一点，南非常驻联合国代表在本安理会含糊地“援引”我们的话。这是需要加以澄清的。他说：

“‘必须接受目前的局势，但是他们’——葡萄牙人——‘要求尽一切可能避免任何直接对抗’”。（第一九〇四次会议，英文本第 53 页）

这一句话不知道出自那里。但是南非政府显然把这句话当成是葡萄牙政府同意南非军队驻留在卡卢克的根据。

现在我要非常明确地指出，我国政府根本不知道这一句话出自那份文件。绝不是任何经过葡萄牙政府签署的文件。相反地，种种迹象显示出这只不过是南非大使自己的臆测，而在我所说的会谈以后才传递给他的政府的。因此这项消息是毫无价值的。

第四，南非常驻联合国代表又说，一九七五年九月二日葡萄牙外交部向南非驻里斯本大使发出一份照会。事实上，在这份照会中，外交部再度告诉南非大使注意安哥拉的卡卢克领土被侵犯的情形和葡萄牙政府因此向南非政府所提的抗议。遗憾的是，南非常驻联合国代表在转送这份照会内的若干段落时，刚刚漏掉那些我们提到的当时的抗议部份，这一抗议否定了军事占领卡卢克的任何合法性。应该指出的是，在常驻代表所援引的那份照会的第 5 段要求南非政府立即采取步骤，把南非军队撤离卡卢克。这在照会第 1 段、第 2 段和第 3 段之后，因此十分清楚地显示出葡萄牙绝不认为南非军队驻在安哥拉领土上是合法的。

第五点，也是最后一点，南非常驻联合国代表称：

“在九月的最后一周，葡萄牙驻罗安达高级专员派一位使者告知南非当局，

说高级专员要他说明，葡萄牙当局希望我们的部队一直驻留到安哥拉新政府——他的意思是指人运——接管的时候”。（同上，英文本第 56 页）

这显然就是南非政府所称的葡萄牙政府同意南非军队驻在卡卢克地区的第二个“事实”的根据。第一个“事实”就是我现在提到的没有出处的、似乎是南非当局自己炮制的。在这种情况下，显然所谓“事实”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很清楚的是，这第二个“事实”也是没有任何价值的，也不可能用来为南非政府的态度进行辩解。事实上，南非常驻联合国代表自己也了解到，南非军队在安哥拉的卡卢克地区的驻留问题，是在两国政府的最高一级上，通过派往两国首都的外交使节来处理的。这个问题在一份外交照会中就提到了。照会的内容已经通知联合国秘书长。在这样的情况下，南非政府怎样能够虚构一个高级专员特使、在时间和地点都不清楚的情况下、竟以不是书面的谈话来为自己的行动进行辩解，而且更严重的是，企图使我国也为这一行动负担同样的罪责呢？它现在怎么能够宣称这位驻卢安达高级专员的无名的特使虚构的谈话比葡萄牙政府在适当的时候经由外交渠道传递给南非政府的书面和口头声明更为重要呢？这些声明明确地显示出我国政府断然地、正式地驳斥南非军队侵略卡卢克地区。

不管南非要付出多大的代价，葡萄牙也不愿为南非侵入安哥拉领土的行为在违背正义的情况下提供任何掩护、借口、辩解。援引了一段不知出自何处的话——归根到底，看来是来自南非当局自己——和援引了虚构的葡萄牙高级专员特使的话不可能抹杀葡萄牙一再申明反对比勒陀利亚政府的武装行动的外交抗议、书面照会和公开声明等所具的有效性。我现在在这里还要再一次庄严地表示我们的反对。

应该指出的是，南非代表所称其政府曾收到葡萄牙政府的要求，要南非留在安哥拉领土，这一说法不仅是虚构的，而且也是毫无意义的。假如确实有这么一个要求的话，这个要求只有在下列情况才有意义：即南非在安哥拉维持军队系获得负责领土的政府的同意，因这种同意可以把它驻军外国领土成为合法。

但事实是，在管理国葡萄牙结束了它在安哥拉的主权后，要说南非军队在安哥拉——最少三天前他们还在那儿——是得到有关各政府的同意，岂不是更加荒谬吗？换句话说，假如南非政府真的相信由于得到该负责领土的政府的同意，占领卡卢克就是合法的话，又假如南非军队只是由于这个原因才在那里的话，那么在安哥拉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十一日宣布独立以后，南非政府就应该马上撤出了。既然从来不曾有过这么一个请求，而且就算是有的话，也不能为南非军队赖在安哥拉直到一九七六年三月二十九日作什么辩解，也不能为这些军队进入安哥拉的其他领土作什么辩解，因此我们根本看不出硬说有这个要求究竟有什么目的。此外，这种的入侵当时受到葡萄牙政府的谴责，特别是在第四委员会和大会的全体会议上受到斥责。这种入侵当然会使人们有充分的理由怀疑南非军队在卡卢克地区的真正理由。

葡萄牙代表团这段发言的主要目的就是阐释一些问题——这是它的责任所在——并对提请大会注意的各项问题提出正确的事实经过。据我们看来，这是葡萄牙代表团现在对安理会的审议所能作出的最有用的和有建设性的贡献了。

但是，我要把握住这个机会，非常满意地代表我国政府对安哥拉人民共和国政府表示支持它们的斗争，从而在安哥拉能够充分行使国家主权的条件下，确保领土完整得到保障和尊重。现在安哥拉是个独立国家，一天天地建立起真正的自由。它的独立是付出很大的牺牲代价才获得的。在真正取得独立以前，还要走一段漫长而崎岖的道路。一个新的葡萄牙也正在建设中。我就是代表这个新的葡萄牙来祝贺安哥拉人民的。我深信他们必定会建立一个真正自由、独立、进步和团结的新安哥拉。

下午一时三十五分散会
